

★ 表 發 文 徵 ★

一段悲壯的歷史

石 晉 亡 國 小 紀

果 軒

——讀五代史後寫——

西晉和北宋把國家奉送給外族，皇帝只得給人家『青衣行酒』，或者弄個自殺，這慘痛的記載，我們都會含着淚讀過了；近來讀五代史，看到這動亂時代的種種相，尤不禁想起現在的『廉恥』問題來，因此要寫這一篇小紀，倒不希望引起人『同仇敵愾』什麼的，不過願意叫那些『賣國牙郎』們知道『趙孟所貴者，趙孟能賤之』的道理罷了！

人在北方伺隙而動呢！亂世的人，往往只顧自己的生命安全，利祿無恙，於是所謂『氣節』可以丟在腦後，但越是如此，政治也越無清明之望，成了循環式的演進；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所紀僅得全節之士三人，其餘不是像馮道那種長樂老，就是桑維翰張彥澤那樣真正漢奸！我們因此更證明了『民族精神』一事，真是治亂興亡的大關鍵啊！

沙陀種的李存勗繼黃巢餘黨的朱氏而保有北方的統治權，但不久就被他的義弟李嗣源殺死，繼他為帝。這次事變最賣力氣的就是石敬瑭，他因而得到李嗣源的特別信任。李嗣源死後，李從厚繼立，這時他已作河東節度使（今山西地）權勢很盛。從厚弟從珂模仿李嗣源故智，照樣對於他的兄長不客氣，從厚只好出走，到太原，石敬瑭解散了他的衛隊，將他拘禁起來。從珂知道他終於要反，徙他為天平節度使，他果然以此為藉口起兵了。

河東接近契丹，契丹兵力又異常強悍，因此石敬瑭首先就想到這利用外力助成已事的辦法，而當時的書記官桑維翰尤極力慫恿。桑維翰原是一個無聊文人，因他長得醜陋不堪，功名總是無分，後來一生氣投筆從戎，就在石敬瑭部下作事。這次可以說他第一次露了頭角，他主張和契丹成立有條件的協定，契丹自然也樂得利用這個機會，恰好此時李從珂已免石敬瑭職，並派張敬達率兵討他，於是這協定更得迅速成立，最要條件就是石敬瑭成事後要割讓幽涿薊檀順瀛漢蔚朔雲應新媯儒武寰十六州給契丹，契丹助石兵力。桑維翰是訂這賣國條約的專使，這時有個趙德鈞也想用同

樣方法篡奪北方政權，正在向契丹首領耶律德光交涉，故桑維翰到後，很費了一番唇舌，才說動契丹決定棄彼就此，老桑在功勞簿上要紀頭一功，自是毫無問題的了。

契丹發兵從雁門關入河東，把張敬達打得大敗，石敬瑭真是喜歡得屁滾屎流，星夜跑到契丹營中，見了耶律德光，認他做乾老子，從此他就對契丹稱起兒臣來。不消說，十六州的地方是從此換了主人，（這差不多包括現在的河北山西北部及察綏之地，自五代歷北宋始終不能收回）石敬瑭也終於得到他所希冀的帝位。

石敬瑭因起於河東，故國號曰晉，這位兒子皇帝對他的老子真是必恭必敬，時時派了大臣去問安，中國的戲子、宮女、珠寶，不曉得送了多少。契丹也時時遣人到中國，表示保護之意。石敬瑭作了七年皇帝，因為收容契丹敵國吐谷渾的叛兵，被契丹老子大罵一頓，憂憤而死。他侄兒重貴繼立，按行輩已經是契丹的孫皇帝了，自然對於「祖父」

不敢有所動作的，故起初幾年，雙方使節往來，非常頻繁；但是敵人畢竟不是低首下心，不抵抗就可變成朋友的，契丹的要求，一天比一天奢起來，首先是向晉借糧米，繼而就遣兵攻滄州。一直將勢力伸張到山東邊境。晉派使者去講和，他也不容納，後來實在不能忍受了，才派劉知遠等抵抗一陣，也曾得到幾回勝利。這時主抗契丹最力的，便是景延廣，當重貴立時，有人主張向契丹稱臣，延廣說：「稱孫已足，何必稱臣？臣有屈服之意，今皇帝既非契丹所立，自無稱臣之理！晉已預備了十萬口橫磨大劍，老頭子要來，便決一雌雄，爺爺被孫子打敗，也不是什麼光彩事。」不想這話有人向契丹告密，於是契丹大舉侵晉。重貴親征契丹於澶州（今大名），延廣為御營使，先鋒石公霸被困，請延廣發兵救援，他却按兵不動，契丹兵在外面大聲叫罵：「景延廣既吹了牛，叫我們發兵，他為什麼不出來！」重貴沒辦法，只好親將兵救出被困各將，直到契丹退兵，延廣還深溝高

壘，不敢出城，我們看了這位唱高調的傢伙，真不覺好笑。後來契丹又入寇，直逼晉的都城（汴梁），延廣在洛陽，耶律德光分兵往取，並發誓：「無論景延廣跑到那裏，非捉了他不可！」延廣想跑又顧慮家產，於是只好投降，耶律德光鎖了他，要帶他往契丹，嚇得延廣神魂失所，到陳橋，他趁守兵不備，自殺了。

時局一天比一天緊張，晉出帝（重貴）便派張彥澤為馬軍都排陣使，杜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李守貞為兵馬都監，向契丹作最後一戰。張彥澤首敗契丹於泰州，後來又攻取鎮州，不意渡河時被契丹燒斷橋梁，大敗，三個統兵大將率了十幾萬兵，一籌莫展地投降了契丹，契丹當時就派張彥澤帶兵攻打晉京，另遣傅住兒將兵二千，取監視態度，耶律德光給晉室皇太后（石敬瑭妻）一封問罪信，說：「孤有一梳頭丫鬟，偷了東西，跑到晉國去了，你們快快給我找尋！還有從先作戰時，失過一乘車子，也要加意一覓！桑維翰何在？你們為何不聽從他的意見？」這

信可謂大開玩笑，不免使人想到現在的外交，常常因毫芒小事爲藉口，足見這是『古已有之』的事，却說張彥澤到了京城，打開封丘門，晉出帝已知情勢不好，便在宮中放起火來，想要自焚，不意被小吏薛超所劫，只得脫下黃袍，向傅柱兒叩首乞降。這時太后已得契丹書，還希望用乞憐的態度苟延性命，於是命直學士范質草降表，這降表真是千古難得的文獻，我將他抄下：

孫男臣重貴：頃者唐運告終，中原失數，窮否極，天缺地傾。先人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兵運福結，力屈勢孤。皇翁救患摧剛，興利除害，躬擐甲冑，深入寇場，犯露蒙霜，度雁門之險，馳風擊電，行中冀之誅。黃鉞一麾，天下大定；勢凌宇宙，義感神明；功成不居，遂與晉祚。則翁皇帝有大造於石氏也。旋屬天降鞠凶，先君卽世。臣遵承遺旨，冀紹前基，諒闇之初，荒迷失次。凡有軍國重事，皆委將相大臣。至於擅繼宗祧，既非稟命；輕發文字，輒敢抗尊；自啓弊端，果貽赫怒；禍致神怒，運盡天亡。十萬師徒，望風束手；億兆黎庶，延頸歸心。臣負義包羞，貪生忍恥，自貽顛覆，上累祖德。度朝昏，苟存視息。皇翁若惠顧瞻昔，稍霽雷霆，

未賜靈誅，不絕先祀，則百日荷更生之德，一門銜無報之恩。雖所願焉，非敢望也。臣與太后，妻馮氏，於郊野面縛俟罪！

還有太后的降表，也照抄：

晉室皇太后新婦李氏妾言：張彥澤傅柱兒等至，蒙皇帝阿翁降書安撫者。妾伏念先皇帝頃在并汾，遭逢屯難，危同累卵，念若倒懸，智勇俱窮，朝夕不保。皇帝阿翁，發至誠北，親抵河東，跋履山川，踰越險阻，立平巨孽，遂定中原。救石氏之覆亡，立晉朝之社稷。不幸先皇厭代，嗣子承祧，不能繼好息兵，而反虧恩義。兵戈屢動，嗣子難追，感實自貽，皆將誰執？今窺畏震怒，中外攜離，上將牽羊，六師解甲，妾舉宗貞聲，視景偷生，惶惑之中，撫問斯至，明宣恩旨，曲示含容，慰諭丁寧，神爽飛越，豈謂已垂之命，忽蒙更生之恩。省罪責躬，九死未報，今遣孫男延煦、延寶，奉表請罪，陳謝以聞！

耶律德光看了這卑謙得很得體的降表，只不過一笑說：『不要緊，總會給他們母子找個吃飯的地方的！放心好了！……』

張彥澤攻取了汴京，作威作福，殺死大臣桑維翰（可見漢奸不會有好結果。）晉

出帝及太后受了他嚴重的監視，要想見他一面都不能，打算從庫中取點東西也被他禁止了。耶律德光到了京城，得他的允許，出帝和太后才能坐了肩輿到郊外恭迎，那曉得耶律德光連見也不見，只叫將這可憐的母子安置在封禪寺，命崔廷勳帶兵看守。這時恰逢天降大雪，太后和皇帝肚子空空，實在禁不起颼颼的西北風了，愁眉苦臉對和尚們說：『朕也曾在此捨過幾萬僧人的口糧，莫說你們就眼巴巴看我餓死嗎？』和尚却苦笑着說：『糧食是有，但誰敢給陛下吃呢！』好容易買通守兵，才弄了一餐飽飯。

耶律德光封出帝爲『負義侯』，要將他一直帶到黃龍府（今遼寧開原一帶地，當時契丹京城）却不讓太后跟隨，太后再四懇求，才允她和馮皇后，皇弟重睿，皇子延煦、延寶等一同出關。另外隨從了五十名宮女，三十名宦官，一名醫官，七名廚役，三名茶酒司，和三百名衛兵，直奔榆關而去。沿途官吏知道自己的皇帝作了俘虜，和老百姓們牽羊送

酒，想獻給皇帝，但那些野蠻的契丹兵如何能使他們上前，出帝看了百姓，只好遙遙流淚！

張彥澤在汴京一天天驕縱起來，自以為有功於契丹，晝夜酣飲，出入隨從數百人，比起耶律德光還要威風凜凜，却豎了一面大旗，自吹自打地寫了「赤心爲主」四字，出帝府庫被他搶劫一空，軍士獲得罪人，若逢彥澤吃醉，不問青紅皂白，立刻拉出去殺頭，出帝兒子延照的妃子長得漂亮，他不客氣地掠來奸淫，和大臣高勳有仇，醉後逕入其家，殺個落花流水，當時人恨他要比恨外國的契丹加許多倍！耶律德光聽了他種種罪狀，就立時捉了他，開了軍法會議，大家都認爲他該殺，於是令高勳監斬，所有被他害的人家，都派人來參加這次行刑典禮，大家穿了孝衣，拿了棍子，一面打他，一面哭泣，張彥澤只低了頭，一言不發，高勳殺了他，市民們將他剜心取腦，甚至割下肉來吃！

太后和出帝出了榆關，遍地荒砂，野無

草木，宮女們採些野菜充飢。到錦州，契丹人強迫皇帝給耶律阿保機（契丹之祖）行禮，皇帝只得含淚跪倒，不覺大罵薛超，因爲沒了他阻攔自盡，也不至受這羞辱了。走了二十多天，才到渤海國鐵州（今遼寧蓋平縣地）又

走了七八天，憔悴的皇帝到底到了黃龍府。度了幾個月奴隸生涯，契丹又把他們徙到懷密州（今熱河）這裏離黃龍府已有一千五百里，除去山岡荒地以外，只有呼呼的北風。不久，又被送回遼陽，這是東契丹王兀欲的主張，皇帝在遼陽戴了白紗布的喪冠，去見兀欲，表示感謝之意，兀欲拉他吃酒作樂，奏樂伶官，全是晉宮的舊人，大家眼中含淚，皇帝也只有偷偷把眼淚彈落酒杯裏。

後來，兀欲的妻兒禪奴看中了皇帝幼女，皇帝說年紀太小，不能訂婚，兀欲派了人掠去給了他的舅子。皇帝太后也只有眼巴巴沒辦法。

皇太后等又被徙到羈州（遼寧中部）此地氣候更冷，太后年老，實有些禁不起，要求兀欲賜給一點土地耕種爲生，兀欲未加可否，却帶了太后一起走了；過了一年，又把他們都徙到建州（今熱河朝陽縣）離遼地幾乎

千二百里，建州節度使趙延暉待皇帝還好，在城給他撥了五十頃地，皇帝和從者從此就過起農夫生涯來。

次年三月，太后病了，却沒處尋醫藥，只有仰天大哭，罵起杜威李守貞張彥澤來。發誓說：「只要死而有知，決不能饒你們這些漢奸。」臨死，囑皇帝焚尸送往范陽，千萬莫葬在夷狄之地。皇帝只了了草草掘了個洞將她埋了。

二十年後，有人從契丹歸來，據說還見着這可憐的帝王度着那淒涼的塞外生涯，再後就沒人知道他的下落了。

三月十三日狂風中寫完

夜 襲

尹雪曼